

22/8

6-10

論語

朱熹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訂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

記問子賢言行者四而其一直

稱問子賢問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長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祗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言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

為君子蓋周文之時人之自安所從要員後

言如此不自知其然也如用之則事

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

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高才及門也

從字貼定當身就
治人上發揮

此夫子矯時論而論禮樂之中首節未述時久之論末節示已折衷之意大意以中字為主此禮樂只就周禮而言若於周禮樂之本却未說及

子曰禮樂貴於得也但風會日流人心之亡如先進之於禮樂又質得宜者也而時人反謂其質祗而為郊外野人之氣象也後進之於禮樂又質得宜

而時人反謂其質祗而有賢士大夫之氣象也時人之所尚如此

此後進也

此先進也

此後進也

此先進也

此後進也

此先進也

十貢子夏衛人也子游
吳人也餘七賢皆魯國

後我節。夫子歎曰：我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皆相依不舍者也。今則
或散，或去，或出仕他國，或學成而歸，或早夜不寐，皆不及門也。相從於患難，相讓
於平居，吾能忘情也耶？

難而不及門，固是難忘。乃言不及門，尤屬不能忘懷。兩言中，惜別念舊，五有
無限深情。按夫子因不對問，陳蔡絕糧，途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夫
子，陳蔡大夫恐其霸楚，遂圍之。絕糧七日，弟子多與其難，相從不舍。

德行節。門人因夫子之言，遂前記其人曰：當時從夫子於陳蔡者，有賤屨魯實長
於德行，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有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者，宰我、子貢。有才識疏
遠，長於政事者，冉有、季路。有剛直強諒，長於文學者，子游、子夏。夫十人皆不及門，已
是難忘。况乎其為天下之美事，更如此。夫子安能一日忘情哉？

此從上一言，指出與難諸賢姓名，來以重記與難之人，列為四科者，見其所長
又如此，更是難忘。其非專為所長而記也。註并字可見，至教人各因其材，尤是

深意。推論理得於心，而見之行事，故曰德行。四者當逐項看。顏子之德固可以兼
備三項，但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聖門人品不止四科，十哲即在陳蔡者

尚多。記者偶記此十人耳。諸子亦或有兼長，而此則舉其最優者以為言耳。四者
以道字貫之，德行有體道於身心者也，言語所以闡道，政事所以達道，文學所以載
道。昔之患難，皆以道相從。今之追思，亦以道致慨。雖一時之厄，實萬世之光。唐虞
有君臣成周有父子，陳蔡有師弟，皆千古會。

回也章全旨。此總是寫顏子悟道之妙。順說下，合二句方盡形容，中間看不
得一轉。

回也節。子曰：弟子問辨之際，往往發覺，所未曉助我者有矣。若回也，則非助者
哉？見其凡於吾言無不契合於心，欣然領受，已且大能無所疑，自無所問，又安有
助於我哉？夫子蓋深喜之，而詞若有憾如此。

聖人之心，義理昭然，待於助，然因疑而問，而後得，以發其精微，達其家意思。
此言長益一語，故曰助。說乃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已。若說到有留難之意，此
言不盡。聖人境界，非弟子分量也。無不說，則凡精粗巨細，莫不欣然領受，而

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皆不
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

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謂我

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弟子

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為

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

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隨門人之賢者

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

俗論。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說音悅。助我者，三夏之起，因疑問
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
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
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
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在中。
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孝義堂宅。○此總見陶子實有是孝義在人間三字。

父母兄弟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靈藏於棺則誠亦未可知也至於人

南齊書全目。此與前謂南齊書並見于各記其所聞世只重謹言上言行

自相表裏謹言必能達意以誌所記足其

三復只是常常體玩念念離之意非一日三次之謂

承康章全旨。此見顏子死而聖學絕之意。要得夫子喟歎口吻。

記此章於下。戲章之興。亦以見夫子之深惡顏子。而好學者難得。全章好學此只
發揮說。勿添入不達意二句。

聞去聲。朝
氏曰。父母兄

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

於葦竹觀桃夭焉於負笈觀雁奠焉

三妻並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患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詩言也此邦

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弟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

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其亦有崇儒重道之思乎

能謹其行矣。云屋一良月一亭為女學。

就回上講好字只渾說

子望見不顏曰女身不事夫何所死矣也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

則上
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

顏淵章全旨。此見夫子不以情掩義之意。顏路之愛同里情。故夫子裁之以義。顏淵節。昔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棺。其父顏路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棺。蓋以夫子於同里義。當無所靳也。是徒知愛之之情。而不知義之理。夫子乃即昔日之葬。禮者。答之曰。子欲有棺。則各謂之。吾其情一也。則彼之視同里情。視禮者。皆無難。才不及同。亦吾之子。其死時亦只有棺。而無棺。豈未嘗行而舍車以爲之棺。豈吾愛子之情。獨異於彼乎。以吾意從大夫之後。體統所存。不當舍車而後行。故也。何也。吾之葬。可以無棺。則今日之葬。同亦可以無棺矣。

才不才二句。且虛說下。且就葬禮言。而所以處回者。却在言外。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惟自言其子。故曰不才。有棺無棺。不徒行以爲棺。是正答見但當得禮之宜。不必過於從厚之意。從大夫句。又是推說。非單以不可徒行而不與之也。蓋聖人處事。惟義是視。當如何。便如何。使淵富有棺。則車雖不可與。亦必有所以處之矣。惟令下不必從厚。而命車又不可。故聖人推一步與他看。

天喪章全旨。此夫子深悼道之失傳也。重天字。道之絕續。天實爲之。夫子不以身之存亡爲死生。而以道之絕續爲死生。回死則道亡。而夫子不獨存矣。

天喪節。顏淵死。夫子傷痛。歎曰。吾之道。實賴爾回。以傳。今顏回死。則道已無傳。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重言以發歎。益深惜之也。

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其可悲矣。夫子上接文王之統。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者必待其能問乃告。顏淵死。顏路請子之之此教誨之道也。

車以爲之棺。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梓外梓也。請爲棺。欲賣。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車以買梓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此不爲繇而舍車言外。正見今不爲回而舍車也。

也。死有棺而無棺。吾不徒行以爲之棺。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魯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梓。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顏路市也。且爲所識。

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

厚葬是極其尊榮不但
衣食棺槨之美也

子路曰。顏淵死。夫子哭之。至於哀之過。而慟從者曰。子慟矣。蓋欲其節哀也。
有慟節。○夫子哀傷之至。至於不自知。乃謂而自慟。果有動乎。
此蓋猛聽從者之言。而不自覺。察故反問之也。下句又是意中略一停頓語。
非夫節。○然夫人非他人之比。非夫人之為慟。而於誰而為慟。予之慟也。豈不能已
矣。

此見動之適宜也

厚葬章全旨。○此見夫子愛回以厚。首節是未葬而以理止門人。三節是既葬而以
理責門人。

厚葬節。○顏淵死。淵之門人。以師有賢。欲豐厚其禮以葬。子止之曰。不可。喪具
從家食。而厚葬非也。

門人指淵之門人。葬之兼衣衾棺槨。豈不可者。見分難得為。而不稱貧。則
是非禮。而且貽以不安矣。

門人節。門人不聽。卒從厚。以葬之。此固尊賢之情也。然而非義矣。
厚葬出自門人。註謂蓋顏淵之有蓋疑詞。以請車為棺槨之疑。顏路聽之也。

回也節。○子貢之曰。回也。平昔之事。其視之殆猶父也。今不能如葬。則之得宜。子
蓋不得視之猶子也。然此厚葬之事。我當止之。非我之故也。夫二三子實為之也。其
貽回以不安者。實同有所歸矣。

首句只是起次句。不得視猶子。有自尤之意。末二句正責門人。四句中義嚴詞正。
然其曲折無臣而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天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
淵二章。正可合看。門人厚葬。實貴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
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子之歎。有動之風。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
却之。厚葬却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此須以實字易實
字。來參看。蓋聖賢於道地。宜是要無纖毫之遺憾也。

季路章全旨。○此曉子路以學之有序也。本意是欲子路由明而幽。自始而終。就
實地止理會去。但以反語當正語。氣引而不發。令他深思而自得之。

季路節。○季路問鬼神者。人所當不知事之之道何如。子曰。人與鬼。一事鬼神

論語

四書合講

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顏淵死。子路曰。
吾豈獨親有無而已哉。續。○道之絕續。為生死
不以身之存亡為生死。○道之絕續。為生死。○道之絕續。為生死。
天喪予。天喪予。道無傳者。天喪已也。○顏

而莫傳情所宜然。○欲其節哀。從去聲。曰
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曰

不自知。哀傷之至。夫人好學。子傳道也。○
有慟乎。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

扶為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
宜慟。非他人之比也。○明氏曰。痛惜之至。施

當其可皆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性之正也。○知事賢不知安貧

以理之。要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於理非宜。於意不安
不可。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子曰。四也。視之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聽之。○此節以理貫門人發明上節不可之意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
得宜以責門人也。

之道卽是所以事人之道。若於父兄親長之間不能盡其誠敬之心以事之則明有
人非。幽有鬼責。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子欲事鬼神惟求之於事人者是矣。
又問死者人所以必有不知人所以死者何哉。子曰死與生亦一也。死之道卽是所以
生之道。若自有生以來不能實見得天之賦形於我者。譬如賦性於我者何如。而於
道理有所虧欠。則生非順事。沒必不寧。豈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子欲知死。惟知其
生者是矣。

鬼神二字。南軒謂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爲神。往而不返爲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語類謂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誠敬不至以之事人。則必不能盡其道。况事神乎。惟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總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要一一盡得這生的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於死而無媿。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喪是也。夫子出事公卿。人事父兄。而事鬼神在其中。故曰丘之禱久矣。五十知天命。而知死在其中。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度。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爲殲等。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蓋只在日用平實處。而其道無所不達。到得事人知生之理盡。那事鬼知死之理已在裏面。故曰無二理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有始終幽明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閑子章全旨。此見聖門剛德皆足以任道也。首節記有描寫英才氣象。見一堂有千載之契。末句重戒子路。蓋愛之至。故慮之深。無非欲使之就中和。以全樂育意。閑子節。門人記閑子侍側。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品深厚。但見其闊簡如也。子路則剛強不屈。英氣畢露。但見其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和順不足。剛直有餘。但見其侃侃如也。四子氣象不同。皆稟光明正直之資。絕無陰邪柔暗之病。薰陶造就。皆以副傳道之寄。故夫子見之欣然而樂。蓋喜得其才而教育之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畫得生存的道理則沒寧的道也可知矣

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厚。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閔子侍側。閔問如也。子路行。待如也。寓剛於和
剛氣大露

貴享真侃如也
西氣微露 樂其與今伯道
 美聞侃育義早前篇
子消良反樂音各

○行行剛強之貌。于與樂之深而有此過慮。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上說而氣象於言視上見之各以兩字形容都主好一邊論當以一剛字為主但剛字之剛較深既有涵養則有子貢則剛直發露處已有圭角子路則發露剛氣太盡無一毫和順矣然氣象雖大同小異受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隱護全糊之意故總以樊才言之凡此皆其力分之所至從茲造就便是任道蓋道體重大非剛毅壁立落落英發氣象不能擔荷故夫子錄其可以因此而熟成之也註我言字即我成之意錄就夫子語言意態想見之

若由節○然于路過於剛強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警之曰若由也氣象却不得其死若然若能化其氣質之偏庶乎可以免禍也

若字是轉語字樣然字是未定之辭剛德固足任道太過亦以取禍不得其死即所以裁成而教育之益愛之深而還厚之故特明言以使之變化其氣質也一樂一戒而不相礙此處不可露出行行案蓋上文皆記者之辭也

魯人章全旨○此見聖賢同一維魯之心閉于不直斥其非而但言舊之可仍含蓄無頭深意夫子恐魯人忽此言故返稱之正以提醒魯人也

魯人節○魯有燕曰長府其由來舊矣乃一旦當事之人欲改爲而更新之

魯人指執政者言爲者或易其規或更其地故註曰改係貨謂金玉則謂有見開于節○開于驚譖之凡凡改作之事不得已而爲之可也今長府之役在於得已而舊制而修整之如之何似未嘗不可何必改造以勞民傷財也言燕婉而切矣仍舊貫指修葺言如之何猶云有何不可三句直下只一意非始而商量繼而斷決之語但其辭婉而屬先輕後重耳註勞民傷財乃正義思慮意非本文所有

夫人節○夫子聞而稱之曰夫人不輕於言言則必有理而益於人國也然長府本得已之役使因其言而止之其有裨於國計民生者豈淺鮮哉

註言家妄發貼不言則不言是平日不妄言也非不言則已之謂有中實指仍舊貫之言不作概稱之詞謂其切中民瘼國計之要也意且重下句非美其慎重正美其當可贊聞子正以堅魯人一經也長府之事經傳不載使聞子而出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由之章全旨○此見聖人之教之無方也二節一抑一揚抑者所以嚴于路揚者所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或易其地或改其規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魯人爲長府

藏名藏貨財曰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府爲蓋改作之

必改作仍因也買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必有言言不妄發必當

理惟有德○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者能之因于路不足於養而借鼓瑟以進

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

足於中和故其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

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矣矣末人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

以廣門人益聖人之言隨時變化而無非教也始終總是論學非為聲音也若沈定聲音講不免膠柱鼓瑟矣

由之節○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夫子微之曰丘之教人以中和為尚者也今由之瑟不於中和與丘殊不相似何鼓於丘之門也蓋欲子路深自警省以化其剛勇之偏也

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之門以中和為教而由之瑟不中和故程註曰聲之不和與已不同言此以抑其剛勇而進之於中和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客以偽為者心動於無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使子路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乃自養心養氣始大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而發蓋由字是全體意乃其一端即一端便見全體也為字特下讀是活字不作鼓字解門字是死字與下堂室字借說者不同勿事有

門人節○門人問夫子之言越不敬子路子復曉之曰汝豈以由為不足敬耶凡人之學識其正大高明處就是其精微深遠處就是筆今由之學識已達於高明之域而升堂矣特其精微尚淺有賴於精微之與而未入於室耳由堂而進之亦易易者安可以鼓瑟之一事而遽忽之哉

首節為子路言則顯其短此節為門人言則表其長堂字室字是借室重升堂句未入室只輕微玩本文矣字也字註已字特字耳字可見蓋對門人之不敬說也正則不偏大則不小高則不卑明則不暗四字形容堂字精則不粗顯微則不淺露形容室字虛蓋謂入室不在升堂外只一箇道理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人中正之歸者此精微之與也就鼓瑟一事言亦見升堂未入室處彼雖不足於中和然其所發必終無一毫軟俗之態其心事直可質之青天白日此升堂也然未能以理勝氣使涵養純熟中正和樂粹然無偽偏倚駁雜之病是未入室也

子貢章全旨○此以中字為主隨問隨答但言子貢失中而道以中庸為至意自見即抑太過引不及第可於言後推論

子貢節○子貢問師與商所造果誰為賢子曰道貴得中師也其學每至於太過商

先進

癡板

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

事之失而

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苛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

規模狹隘蓋就未賢者言其未盡也

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子曰過

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

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

之聚斂而附益之

為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家宰其富宜

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獲者其君

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

也其學每失之不及是二子之所造也

子貢是問二子所造夫子亦言其所造各偏註則本其一蓋言之惟二子才實如此故其所造亦如此當看兩故字須明提出中字本文之不及三字方有着落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然則節○子貢以過乎中者差勝乃問曰師既是過商既不及然則師勝於商與首節已明指二子之失子貢非不知過不及俱非中師歷一問亦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其故感字與賢字不同

過猶節○子曰道以中庸為至失之過猶失之不及其於過均失耳吾未見師之愈於商也

子貢所謂師愈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以義言也語氣順下重抑過上倒說不得平說不得交互說不得但重講過之離道而猶不及意自見註引智愚賢不肖不過發明過猶不及之言非指子貢為愚不肖也尹註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故置圈外須看眼吾徒字吾徒者志周今之志而欲行周公之道者也

季氏章全旨○此夫子深責冉求之過也害民也上節是案下節正言其罪

季氏節○季氏為魯卿富於魯先君周公故據其君刻剝其民之所致也而求也為季氏宰非惟不能匡救反為之聚斂民財而附益其富其黨惡而害民也何如哉曰季氏富於周公者蓋魯公之後也季氏取魯之財殖焉二國之富皆其富矣此是記者書法上可見季氏惡德下句便見是黨惡但玩註二急字聚斂非必額外加賦蓋如設法徵收之類

非吾節○夫子責之曰吾徒以正君澤民為事今求之所為如此非吾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鳴鼓而攻之使之改省可也

兩句一直說下只是切責冉求然就鳴鼓而攻之又見有校正意註意層折分明聲其罪謂宜其罪於眾也惟心術不明故雖至聚斂而不自知惟以仕為急故既

從季氏見其所為優不能拔出也范註八言已斷定要皆資質柔弱之所致也柴也章全旨○此欲四子鑒其偏而歸於中意玩四也字先呼名喚醒從各人身上指出受病處而使之知所變化也

急賦稅以益其富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非吾徒也少鳴鼓而攻之少鳴鼓而攻之

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入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

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

仕為急當好學以破之也柴也愚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發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

害可以見當精以補之也程子曰參也竟以其為人矣參也曾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

篤而已聖門學考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管故其學師也當主之辟婢亦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反辟

柴也節○子曰學者之性質各有其偏如柴也為人明智不足見事多膠固而鮮通其病也則失之愚

愚是知經而不知權知常而不知變意謂以知不足厚有餘為愚重知不足上但厚有餘亦緣知不足故以而字貫下朱子謂如不徑不實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德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可見破愚只在學力上

參也節○參也為人質樸渾厚解悟遲鈍而不敏捷其病也則失之魯

魯是鈍滯與聰明敏捷者相反此實是他偏病故與愚參咩類數之但雖魯鈍難曉却凡事不肯放過直是推得到透徹了方休不似他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故後所造益高程子不曰參以魯得之而加一貫字極妙魯鈍也是正解下引程尹三說俱是推其究竟其能於偏處用功非夫子當口語氣也偏於鈍者如可用功曰人一己百人十已子而已所謂說愚也

師也節○師也為人置意於容儀不免文煩而內少誠實其病也則失之矜

重註少誠實三字終止亦不可少但專習乎此未免矜飾飾類只要儆好看便少誠實意思在少誠實是學人大病所以變化之者只是務內敦誠而已

禹也節○禹也為人儼率野俗未免粗俗而外少文雅其病也則失之嗔若四子者其各思所以變化之哉

嗔只訓粗俗兼言行動容說粗者欠細膩俗者少文雅謹俗論是借証之辭嗔之病何以藥之所謂文以禮樂者是大人性之偏處思所變化他要費許多矯揉氣力故楊註一勵字大有工夫在性謂性質

同也章全旨○此見二子造道之異亦借同以勵賜也兩節開說抑揚自見不必將

上下交互對看

同也節○子曰人皆求道而近道者少同也以明睿之資務沉潛之學其於道蓋庶幾相近矣且又不以資奮動心而求富故數至空之也同蓋近道又能安貧矣

此節以近道為主近道所該甚廣未有近道而不能安貧者首句便可包屬空意但貧最人所難安因特另抽出言之註故以又能二字作一折應是幾與道一與忠恕近道不曰只將如有所立早爾尤最想便見學空只是貧而安貧意在其中

便辟也謂習於當冬禮樂容止少誠實也由也也傳稱嗔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

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通章當禮樂字作主也

首而通為一章○子曰曰也其庶幾乎虛也

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置也不以貧驚動

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置也言其近道又能

安貧賜可近道屢空數至空置也也

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萬計○命謂

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萬度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

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

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

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

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

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

註按補出不以貧為恥其心而未富也

賜不節○若賜則不然貧富自有定命彼則不有安受天命有心求富而貨財常生殖焉其不如同之安貧樂道多矣然其才識明敏慮度事機却能多中不可謂非進道之資也後明由識而進之以養其聰明達於明哉

不受非與命衡決只是未能順命意貨殖只是富而致富意在其中朱子云不受命也在平日不在貨殖上見蓋貨殖固是不受命然誠能受命則處處皆循天理豈僅僅不貨殖不受命事大貨殖事小註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總貼上句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以上一句可以對其庶乎屢空二句也此節只重不受命而貨殖上屢中句雖是說他長處却帶說不重蓋才識之明是他本來天資好非窮理樂天之功聖人取他處謂有此等才識不用之於料事而用之於窮理以樂天則自能受命而安貧矣屢中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

善人章全○此論善人現在品第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就質美上說下

一何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就未學上說兩路夾出善人身分

善人節○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為善人其道何如子自所謂善人者是天資極美他所行的自然皆善不消循規蹈矩以踐前人之成迹而自不至於為惡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德者擴充之學亦不能造精微之域而入聖人之室也善人之道如此

道字虛看猶云所以為善人的道理不踐二句一揭一扣一串說下述是聖賢所遺之成法註自不為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善人是天資渾然一個好人他資質至善而無惡故所行的事自然皆善不消得按本子自不至於惡却緣只是如此而無學故不能入聖人闢室至非神化地位只是深奧所在不入非限他終不入必學方可入耳雖入室由於踐迹惟不踐迹不於然此是言外意上一句不踐迹自是贊辭

一節章全○此見聽言者學實而字且信且疑意雖謂至善但論篇中未無若子而語之而意自見不必復重下句

者德而巳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見賜不

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

如○子張問善人之道子自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

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

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

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子曰論

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與如字○言但以

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子路問

斯行諸子曰有矣見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赤曰

論篤節○子曰人藏其心觀人者非但言之巧佞者不可許也即言之篤實者亦不可輕許若但以篤實而遽許其為人斯人也其果表裏相欲而君子者乎抑亦矯飾得貌而為色莊者乎使其為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也若是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失人乎觀人者當審其行也

與字有定其生平意有君子而論篤有色莊而論篤所以難定論篤是言試加貌字者大凡談論篤實取其容止自然亦不輕信就言說而觀在其中論篤亦謂之色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謂也

子路章全旨○此見聖人因材之教以一行字為主進求退由各因其偏而正之均欲歸於行之恰好處

子路節○昔子路問由嘗聞道而志未之能行也自今一有所聞即斷然行之可乎子曰聞義固當勇為然父兄在上亦有不得自專者如何可以聞斯行之是一言而退之意有在矣冉有問求嘗悅道而慮力之不足也自今但有所聞即勉而行之可乎子曰學真貴於力行見義不為無勇矣汝其聞斯行之是一言而進之意有在矣公西華疑而問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夫子曰有父兄在則既以稟命為恭及求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又曰聞斯行之則又以必行為是問本同而答迥異將行無定旨矣亦也不能無惑故問其故子曰行非有異此其故仍在由求也求也資稟弱而主於退者也故告以聞斯行之使知勇注力行以變其柔懦之習所以引其不及而歸之中也由也資稟強而主於兼人者也故告以有父兄在使知從容詳審不流於妄動之失所以抑其太過而歸之中也由又何疑哉

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事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由求之問未必同時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耳進求退由上二段已有下特因問而解之退之與求也退退字不同註約之於義理之中求以進為中由以退為中約字兼抑其過引其不及二意

子畏章全旨○此見聖賢處變之不苟子畏節○子畏於匡一時倉卒顏淵相失在後匡方至之謂之曰吾以汝為死於

由也問聞斯行乎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

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盛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適從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適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

在固何敢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圍而必死也顏氏曰

匡人之手矣。今乃幸而無恙。顏淵曰：若夫子不幸遇難，回必捐軀以赴。夫子既在，回亦何敢輕生赴闕？臣匡人之幸而死乎？此不獨師弟恩深，抑且生死不替矣。吾以女為死，豈其為匡人所害，非是疑他死於非義，回却將死字着力看。故註解為赴闕必死，曰子在，隱然見子必不死，曰何敢，隱然見已不當死。蓋死非難，從死為難，回不肯輕側一死，正其守死善道處。敢字作不敢之敢看，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其明同知夫子之有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道以夫子為存亡，故回以夫子為死生。赴闕必死是我喪去死，非人能死之也。可知聖賢自有處死之道。朱子謂此與不言死以死之意別，不許以死在未處難以前，乃可如此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

季子章全旨。此見聖人阻撓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假由來以誘入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末二節子然欲資由來以助已夫子之言，其有人臣之節。問答雖是就由求論，却都著在季氏身上。

季子節。魯大夫季孫意如逐昭公者也。其子子然習見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茲乃自其家得臣聖門，適與問仲由冉求其德器才識，可謂有大臣之風也。與蓋諍二子之賢，以見季氏之得人，也。

現仕私家而儼然稱為大臣，開口便指責吾以節。夫子以大臣既非家臣，所可面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特輕以師之。大臣豈易言哉？吾以子然德業非常之人，以為問。今乃以由與求為問，子之問亦卑矣。

是非常也。如帝臣王佐便是輕二子，非固輕二子也。抑季然也。大臣節。蓋所謂大臣者，非以其名與位也。其進而事君不以功利，不以容悅，以道止其欲而納之於軌物之中，若使吾之道或不行，便以身而退，必不可枉道以辱身也。其進退一無所執，所謂大臣者如此。

所謂二字有涵名核實意。大臣以人言其限定居其位，以道事君，謂本正心誠意之學，以肅陳善閉邪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不可謂君不行其道，有不可則止句。總見以道事君之嚴正，統說箇道便有不可之理。

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擇，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

匡人之鋒。○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子曰吾以子為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豈問賢與求之問。豈非常也。豈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事君之欲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具者必行已之志。

謂備臣。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意二子數而已。既非大臣，則從事

在便有則止之義在該下句亦是以道中事二句註不對恐人輕看下句耳然本文自串說上句是行道下句是事道總以道為主註不從在十分盡頭處說不專在大端上須有得細行已之志謂行其守道之志

今由節。今由與求也進未能以道退未能知止特智效一官能備一職所謂備數為臣者則可矣大臣云乎哉

其臣不可說壞玩可謂字矣字外實言可當一臣之任非尸位者也但無以道事君二句的本領難才足濟時便只是具臣已耳

然則節。子然不知夫子輕由求之意乃又問曰進止俱不能守道然則由求之事人也凡事聽命而順從之者與子然意由求可曾以非義而為之黨也不臣之心已見矣

然字承上節既非大臣來從之謂從其非道之欲以道是不從則止也是不從今既不能故疑其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結父節。子曰由求雖不能盡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彼亦曉然知之若結父與君之大故必不肯黨惡以從人也蓋季素有不臣之心欲借二子為羽翼故夫子陰折其心如此

以古之大臣律二子則二子不能以道事君以今之不臣擬二子則二子却能以道守志結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馴習墮時以至從人結黨者多矣蓋其漸積漸長而勢卒至此耳自執道以下未必事事皆從只一事不從而苟從之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上惡則由求不至此也註以死難言者蓋凡亂臣賊子欲動於惡其不從之者未有能全其身者也夫子明以死難不可奪之節深許二子季氏聞之知二子必不從之羽翼弒逆邪謀自當潛沮故云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

子路章全旨。此是當學而後仕之意上二節因子路妄舉未學者以仕而非之下二節以子路妄對以即仕為學而惡之

子路節。子路臣於季氏因費邑數叛難治以子蓋厚事有德使使之為宰以治之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其母請焉子羔有過學之德足以

氏之所為而已子曰結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不足於大

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

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

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結父與君亦不從

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子曰賊夫之

言治民事神。有社稷焉何必讀詩然後為。言所以為學

子路曰有民人焉。言治民事神。有社稷焉何必讀詩然後為。言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言治民事神。有社稷焉何必讀詩然後為。言所以為學

言治民事神。有社稷焉何必讀詩然後為。言所以為學

言治民事神。有社稷焉何必讀詩然後為。言所以為學

則夫節。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末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當還使之治履族之邑非所以全之也夫子貢之曰由使夫人而宰費內既妨於修己而道無由進外又妨於治人而功必不成是則言夫人之子也夫人可宰費也哉

賊兼仕學兩妨九重妨仕邊講政事之設施必至展古任意而名實俱喪也註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為政之道說謂探討窮究其治民事神之理也若素弟忠信之事雖未達時固未嘗不行也

有見節。乃子路設為強詞以辨之曰夫子謂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不知費也之中有無位之民有位之人焉皆所當治也而士神之祀穀神之稷為皆所當事也治民事神日習其事則自明其理則此是學也何必沾沾諸章句之書然後為學哉

子路非謂不學可以為政也謂不必讀書得經書區處夫人民昭事感格夫社稷一面習其事一面明其理正不必沾沾於章句問也朱子謂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得諸書而自得者自聖賢有作道之載於經者詳矣舍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責之中材之人乎

是漢節。子路使志初意本不知此其肯自認錯而取辨於口耳夫子直責之曰我平日所以惡夫人之使者正謂其言不由衷不論理之是非而惟逞口辨以求勝也今由以仕為學之言是亦使矣豈非我之所惡乎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

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

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子路曾皙也。有公西華侍坐。坐才以反。哲。子以吾二

目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言我雖年少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

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言志中四節因四子言志而獨有所與末五節因言志辨志而兼有所與蓋與言點所以廣三子之用與三子所以言言點之用總是造就諸子望其大有用於世而無負人知也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學者須有三子之事業又有言點之胸襟方始不偏此章記點便是史記敘事法就中寫意氣象上凡記敘閒冷處俱宜著眼

侍坐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一日侍坐於夫子之側

子路少孔子六歲在四子中年最長此記侍坐亦以齒序也

以言節。夫子誘之言志曰能者有懷未吐或以吾之年有一日差長乎爾故也然辨論之際非年之所得拘者其母以吾之差長而遂難於言也

此節但誘之語言還未知教他言簡甚廣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誌志字宜通

居節。吾嘗見爾平居之時則皆自負曰吾之才皆足用世但人不知吾也如或有君相知爾則爾將何所依持以應人知哉試為我言其所以待用之且可也

上句是誘發其情不是識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禁其無具故不吾知之歎只是自負語不是怨人語則何以之問正料其必有所以非代為其無以而勉其預備所以酬知也聖人此問亦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節。子路一承夫子之問更不遜讓便輕捷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甚繁置東乎兩六國之間舉動有制勢已難為矣且加之師旅而調發不寧又因之以饑饉而荒歉頻仍時又難為矣以此時勢難為之國使由也見知於人而為之務農積穀於其先簡閱訓練於其後果銳以作其氣信以結其心將見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勇而敵愾禦之爭先又且皆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之無二依然強盛之千乘也由則知我者以此言服夫子微笑之以示不足之意焉

之字便全節皆見率爾意此二字與下條爾對已為其言不謹地千乘之國博露大字下六國又不止千乘矣然亦不可說千乘是小國恐於下六七十等說不去千乘句提起以下一節雖一節千乘二句是勢難加之二句是時難繼是

先進

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子路華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擐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

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

其長矣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

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當是也俟等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